

56 剿匪 審案 賑災

剿匪

韓復榘主魯前，山東連年兵燹，戰爭頻仍，經濟凋敝，民不聊生，各地土匪蜂起，多如牛毛。當年被北伐軍擊潰的張宗昌幾十萬大軍，有相當部分落草為寇，使匪勢更張。當時山東匪患為全國之冠。韓復榘主魯之初，全省各地匪警頻傳，告急電報紛至還來，怵目驚心。韓嫉惡如仇，平生最痛恨土匪與毒犯，恨不能斬盡殺絕。韓上任伊始，首先將肅清匪患作為治魯第一要務。為此他動員全省駐軍及民團軍，大動干戈，積年累月與土匪周旋，簡直達到廢寢忘食、走火入魔的地步。

◎抱犢崗剿匪

魯南山區鄒、滕、嶧三縣多年來一直是土匪橫行之地，早年張勳、張敬堯等失敗後，其散兵游勇大部流落魯南山區為匪，雖迭經官軍清剿，匪患益甚。一九三一年初，魯南地區土匪計有三股：孫美崧一股，約三千人，盤踞抱犢崗；尹士貴一股，約三千人，嘯聚蒙山；王百川一股，約數百人，出沒聚糧崗。此外還有張黑臉、尹士喜、郭馬蜂、郭馬藩等股匪。

抱犢崗地處魯南山地，位於嶧縣、臨沂、費縣、滕縣等四縣插花地上，大部在嶧縣境內，為山中諸峰之冠。但見群山之中，一峰突兀，四周皆懸崖絕壁，峰頂平坦如刀削，可以種田，山形宛如茶杯倒覆，當地俗語謂之「崗」。傳說昔日山民為耕種崗頂之田地，因路奇險，牛牽不上去，只得抱頭小牛犢上崗頂，養大了再耕田，故名「抱犢」。抱犢崗只有北面一線烏道曲徑可通崗頂，山道間最險處，有石匠開鑿的攀石，供人攀援而上。崗頂有三個蓄水池和眾多大小不等之水缸，用來蓄積雨水，以供飲用。崗下萬山環繞，林木茂盛。

製造震驚國內外的一九二二年臨城劫車案之匪梟孫美瑤就曾以抱犢崗為巢穴。因被劫持的人質中有外國旅客，引起國際爭端，而官軍又束手無策，時任北洋政府內閣總理之張紹曾擬派馮玉祥率部前往清剿，後因外交使團擔心尚在土匪手中的「洋票」安全而強烈反對，張議始作罷。

韓復榘就任魯省主席後，首次重大剿匪行動即掃蕩以抱犢崗、蒙山為重點之魯南山區土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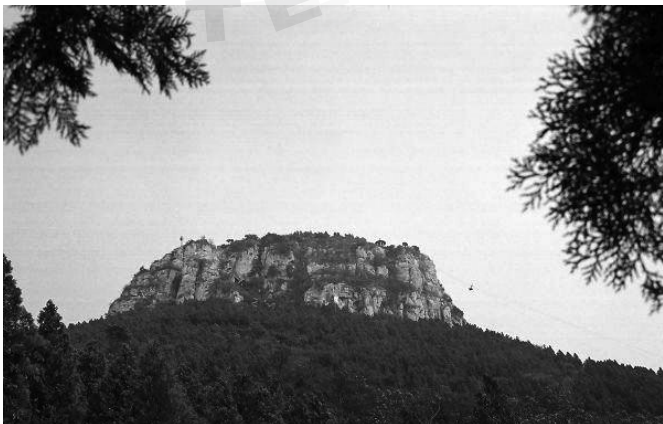
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二日，韓復榘下令以所部第三路軍為剿匪主力，以第十五路軍馬鴻逵部、第七師王均部及第二十六師陳耀漢部協剿，本「勢必掃淨匪穴」之決心，分路進剿，先解決蒙山土匪，再掃蕩抱犢崗老巢。

具體兵力部署如下：谷良民師之李占標旅及雷太平手槍旅擔任泗水、蒙陰、費縣方面；曹福林師之展書堂旅擔任沂水方面；谷師之甯純孝旅擔任博山方面。以曹福林為北路總指揮。另遣友軍馬鴻逵師之馬騰蛟旅擔任滕縣方面；王均師擔任臨城一線；陳耀漢師擔任臨沂一線。

韓復榘親赴泗水督師，十六日，由棗莊抵繹縣，下令各軍十八日發動總攻，次日赴滕縣親自指揮；二十二日，電告各路剿匪部隊：「凡捕獲匪首者賞洋五千元。二十三日，電令各軍：「獲匪一律槍斃，通匪者殺無赦。」

四月十八日，各路剿匪部隊向孫美崧盤踞的抱犢崗發動總攻，前方軍事由谷良民統一指揮。二十四日，剿匪部隊攻占抱犢崗，同時縱火燒山，以去土匪隱蔽之屏障，所有山洞及險要路徑亦全部破壞，以防土匪捲土重來。五月初，盤踞在蒙山及抱犢崗土匪全部被殲，至此，第三路軍與

地處魯南山地之抱犢崗。



匪接戰數十次，斬獲千餘人。五月四日，各路剿匪部隊撤回原防，善後事宜由魯南民團軍指揮王萬青處理。

九月二十日，韓復榘發布魯南剿匪令，掃蕩殘匪。展書堂師追剿竄入日照縣境之劉桂堂匪部；喬立志師圍剿重踞抱犢崗之張黑臉股匪，谷良民師協剿；謝書賢（接替王萬青任魯南民團軍指揮）率魯南民團軍剿辦臨沂、蒙陰一帶之郭馬蜂股匪。至一九三三年一月，魯南殘匪基本肅清。

◎ 順天輪被劫案

一九三四年六月十八日，由天津開往上海之英國商船順天輪號被海匪劫持到山東利津沿海，船上除貨物被劫掠外，尚有人質二十六名，其中包括英、日外商六人及前北洋政府內政總長孫丹林等二十九名中國人。海匪將貨物及人質轉移到小船，在利津黃河入海口登陸，藏匿於蘆葦蕩中。

事件發生後，舉國震動，英國政府向南京國民政府提出嚴重抗議。國民政府電令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及青島市市長沈鴻烈立即出動陸、海軍緝拿匪盜，營救中外人質。

駐青島的海軍第三艦隊派出四艘艦艇，前往出事地點查緝。駐威海衛的英國海軍驅逐艦兩艘、航母一艘也開往出事地點。不久查明，此案是系山東沾化一帶海匪所為，匪首為王加臣（黑

老五）、小老八、李學文（金牙老六）等。

英國航母出動六架飛機，在利津黃河入海口三角洲低空盤旋，擲彈威懾。匪懼，釋放外籍人員及孫丹林，但仍扣留十九名中國人為「肉票」。韓復榘收到英方報告後，決定實施海陸夾攻，進一步對匪施壓。海上由第三艦隊封鎖出海口，陸上派民團軍進剿。

韓復榘限令魯東民團軍指揮趙明遠在半月內破案。趙在劉耀庭偵探隊配合下，親率民團軍一營赴沾化、利津沿海搜捕。趙的副官劉景良在夏窪抓獲小老八之妻李氏，並發現海匪蹤跡。趙率隊往剿，六月二十六日，趙部在利津將匪包圍。

匪不支，又釋放兩名人質，並致函韓復榘，以當局正式收編匪部為釋放全部人質之條件。韓當即電覆趙明遠：「匪如不先將肉票全部釋放，任何條件一概不准，並將予以痛殲。」

由於時值盛夏，酷暑難當，陰雨連綿，更兼河岔縱橫，蘆深草密，導致剿匪行動進展緩慢。

趙明遠為人質安全計，派副官劉景良化裝土匪，獨闖蘆蕩，深入虎穴，直接與匪首面恰和平解決辦法。很快，海匪再次致函韓復榘，願將肉票全部開釋，並乞當局收編匪眾百餘人。韓照准，於是人質全部獲釋。省府收編海匪，成立「海防聯隊」，以匪首王加臣（黑老五）為隊長、小老八為隊副，統歸魯東民團軍轄制，劉景良因立功晉升少校，至此，順天輪事件宣告和平解決。

海匪被收編之前，匪首曾向韓復榘承諾，將所劫持順天輪之貨物全部歸還，並將逃亡天津之逸匪拿獲歸案，但收編之後，卻不肯踐約照辦。趙明遠鑑於匪首桀驁不馴，恐日後有變，乃請准

韓復榘，於八月二十二日以「點驗」為名，將匪眾誘至無棣西上後莊，設伏圍捕，旋將匪首及慣匪槍決，新入股者交保釋放。

◎魯東剿匪

魯東多山，向為土匪出沒之地，瀕臨萊州灣的各縣，「三里一竿，五里一股」，幾成土匪世界。魯東著名匪梟有王子明、衣來好、徐榮章等。

王子明，張宗昌舊部，嘯聚千餘眾在安丘為匪，燒殺奸掠，無所不為。韓復榘派展書堂旅往剿，一九三〇年十月十一日，王匪在王臺被展旅與青島海軍陸戰隊圍殲。

衣來好是臨朐積年老匪，為害地方多年。一九三二年五月，韓復榘令李宣德騎兵旅與魯東民團軍聯合進剿，終將衣匪包圍在聚糧固全殲。

徐榮章股匪盤踞大珠山作亂。一九三五年，韓復榘委劉耀庭為膠東剿匪司令，率隊往剿。徐匪不支，乞求投誠。劉請准韓復榘，准予收編，委徐部為「特別偵探隊」第三大隊，徐任大隊長。

劉耀庭（一八八六一一九五六），山東單縣人，綠林出身，原為微山湖匪梟，後被韓復榘招撫，委以「特別偵探隊」第一大隊大隊長，朱世勤為第二大隊大隊長。劉被韓招撫後，畀以重任，

精誠感格之下，凡事皆以韓馬首是瞻，忠心不貳。劉在綠林闖蕩多年，深諳匪情，更兼用心匝密，身手不凡，在歷次剿匪行動中迭建奇功，儼然傳說中的綠林好漢黃天霸再世，山東匪類只要聽到他的大名，無不喪膽。劉後升為山東省剿匪總司令、湖田總局局長，所遺之「特別偵探隊」大隊長職由張步雲（山東諸城人，綠林出身）繼任。

徐匪被招撫後，不思悔改，又密謀叛變作亂。韓復榘聞報，命令特別偵探隊新、老隊員集中濟南第三路軍總部聆聽長官訓話。徐等七十四名新隊員在軍法處大禮堂聽李樹春訓話；老隊員在大門內影壁後聽劉書香訓話。聽訓結束，徐等新隊員退場，行至影壁後與老隊員相遇，一聲令下，老隊員手舞大刀一擁而上，將徐及新隊員五花大綁，拖上汽車，拉至千佛山刑場槍決。

韓復榘處置土匪一向嚴酷無情，究其根源，也是西北軍的老傳統。宋哲元陝西剿匪，石友三包頭剿匪，吉鴻昌豫北剿匪，一概是殺無赦。因此，凡是西北軍所到之處，土匪強梁皆聞風喪膽，抱頭鼠竄。

就在徐榮章匪部被處決後數日，韓復榘在濟南侯家大院大操場集合手槍旅及交通營官兵，觀看手槍旅「精誠隊」與交通營「智勇隊」比賽籃球。賽畢，韓給部隊訓話，他說：「前天馬會長（馬良，濟南商會會長，前北洋軍師長，濟南鎮守使）找我談話，勸我今後不要殺人過多，說殺人多沒好處。我給他舉了個例子：一塊高粱地，到處都是雜草。你們說，是留著高粱呢，還是留著草？」士兵們在下邊齊聲回答：「留著高粱。」韓提高聲音說：「這就對了！草再多也得除掉，

山東的土匪無論有多少也要消滅光！前些天你們都親眼看見了，徐榮章和他那七十多個土匪不是都殺光了嗎？留下一個也是老百姓的禍害。我既當了山東的官，就要為山東的老百姓除害，不然就回家抱孩子去。以往馬良每次離開我這裡，我都很有禮貌地送他出大門，這次我連個『起坐禮』都免了！」（註一）

何思源幾十年後曾說過：「韓復榘也並非以殺人為快事。他痛恨土匪。痛恨菸毒，但想不出其他肅清土匪、禁絕菸毒的辦法，所以只能是『殺一個，少一個』了。」（註二）

魯東其他股匪，如高密王二麻子、臨朐王四大個子、廣饒劉永荃、坊子縣郝明珠、杜宗良等，也先後被韓軍剿滅。

◎ 魯西南剿匪

魯西南，包括清代所設置的兗、沂、曹三州，自古以來就是綠林輩出之地，是山東匪患的重災區。兗州地區西邊是大運河、微山河，東邊是蒙山、抱犢固，中有津浦路穿界而過。張宗昌主魯時期，兗州以南地區土匪發展到驚人的程度，僅臺兒莊、棗莊之間七十多里地面，就有五、

（註一） 郭宗正：《憶韓復榘二三事》，手稿，第五頁。

（註二） 何理路：《韓復榘在山東》，《縱橫》，第四十九期，第三十八頁。

六千名土匪活動。以抱犢固為中心的地區，各股土匪總數達萬餘人

魯西巨匪劉式南自一九一九年落草，禍及魯西各縣。一九二八年，竄至河北大名為匪，後與日本人勾結，被委以「華北民眾自治保衛團」支隊長。一九三五年華北事變後，被日任命為「華北民眾自治保衛團」第一路第一軍軍長，騷擾冀魯邊界。一九三六年一月十四日被山東官方捕獲。韓復榘親自審訊，劉匪供認不諱。二月四日，劉匪被押赴千佛山刑場處決。（註三）

魯西土匪杜二麻子、南陽湖湖匪常學進、李進運等也先後被剿滅。

此外，山東各地諸如「小白龍」、「草上飛」、「雲中風」、「八千歲」、「海砂子」等大大小小的土匪也都被韓復榘一一解決。

至一九三五年，山東匪患基本肅清。有時人評論：「韓來山東後，陸續將全省的股匪殲滅或收編，大的一些匪首，如張黑臉等均先後被槍決。現在除了蘇魯交界的地方有散匪活動外，餘均大部肅清。如濟南數年來幾無發生過匪案，故一切建設始可進行。」（章予：〈韓復榘與山東〉，《申報每週增刊》，第一卷，第四十三期，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

（註三） 呂偉俊：《韓復榘傳》，第一百五十七頁。

審案

韓復榘主魯期間，因熱衷於審案而搏得一個「韓青天」的雅號，同時也招來種種非議。

在中國封建帝制時代，從來都是地方行政長官升堂問案，雖然也出現過像傳說中包拯那樣公正廉明的清官，但「衙門口，朝南開，有理沒錢莫進來」這句民間俚語千百年來仍廣泛流傳。自民國以後，雖然有了名義上的法律和法院，但中國始終沒有進入一個真正意義的法制社會。不僅法律形同虛設，法院也成為助紂為虐、魚肉百姓的官僚機構，其黑暗程度絕不亞於封建王朝的官府衙門。

韓復榘當年在西北軍南征北戰，每過一縣府，都要去監獄看看。他所見過的監獄，十有八九都是人間地獄，人犯蓬頭垢面，衣不蔽體，遇有官吏出入，便一個個攀扶在鐵柵前，哭泣哀號：「大老爺，冤枉啊！大老爺，救命啊！」場面怵目驚心。平民出身的韓根據以往的經驗，堅信其中必有冤獄，堅信眼前的人犯多數都是無錢無勢的老百姓。

嫉惡如仇的韓復榘，對貪官酷吏殘害百姓，恨之入骨，發誓將來若有出頭之日，非將那些狗官斬盡殺絕不可！韓主魯後，將許多貪贓枉法的縣長、公安局長送進監獄，甚至槍決，皆發軔於此。

韓復榘自幼受中國傳統文化的薰陶，缺乏現代人的法治觀念，同當時大多數中國人一樣，完

全寄希望於「清官政治」，盼望能有一位像包拯那樣的清官橫空出世，替天行道，除暴安良。韓喜讀《包公案》、《施公案》、《彭公案》一類公案小說，十分仰慕前朝清官明察秋毫，殺伐決斷的睿智與魄力，渴望成為一名像包青天那樣為民作主的清官。

一九三一年五月，韓復榘批准動用一九三〇年戰役傷亡撫恤金的結餘款，以工代賑修復包公祠。該祠修復後，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韓在泰視察完畢，曾專程赴西門外瞻拜，在包公像前鞠躬施禮，並贈錢給看祠人，囑其好好看守。

民國著名報人陶菊隱謂：「韓復榘，有清代循吏風，恆微服出巡，勤求民隱，馴至升堂訊案，察察為明，不以為苦。」^(註四)一九三〇年代的中國無疑還是一個「人治」社會，地方軍政長官

受理司法案件是非常普遍的現象，不但被社會廣泛接受，甚至被認為是一種「親民」的表現，「斷案公允」亦被普遍認為是對行政長官執政能力的一種肯定。不過，別人斷案只是玩玩票，過把癮就算了，韓復榘卻不肯浪得虛名，認真當回事做起來，二十世紀三〇年代的人還想當為民作主的清官，於是便成了中國的唐·吉訶德。不過，向包拯看齊，希望作一名清官，頂多是有些迂腐，也算不得大錯，向善總比向惡要強。

關於韓復榘審案的荒誕故事屢屢見於書端報尾，應該說，這些故事全部是胡編亂造的。雖然這些故事明顯不合情理，辨別其真偽也並不難，僅憑起碼的常識即可，但事情就是這樣奇怪：講

(註四) 陶菊隱：《政海軼聞》，第六十八頁。

故事的人，分明知道是杜撰，還煞有介事地講；聽故事的人，也分明知道是扯淡，仍津津有味地聽。

為證明韓復榘審案草菅人命，有人編了這樣一個著名的故事：一次，山東省政府參議沙月波派一個叫小道（有說是小李）的聽差去省府送信，正值韓在審問土匪，出於好奇，便站在一邊看熱鬧。審判結束後，執法隊誤將小道及被判處死刑的土匪一併拖到八號汽車上，準備拉去槍斃。小道連聲喊叫：「我是送信的！」韓說：「送信的也不是好東西，也該槍斃。」原來韓誤認為他是給土匪送信的。事後，沙月波帶著小道的母親去見韓，問及小道被殺之事。韓笑謂：「現在他是小盜（道），將來就是大盜。」

這則笑話編得很巧妙，故事中的人物都有名有姓，又有趣味性，自然流傳甚廣。一九三六年某日，在第三路軍軍法處任職的王慰農與沙月波同車由北平前往保定，王向沙問及此事真偽，沙斷然予以否認。（註五）儘管故事中的關鍵人物都出面澄清了，但該說還是說，該聽的還是聽。

一九三五年，《大公報》某記者有個至親在魯北當縣長，因走私鴉片菸被關押山東省監獄待處決。記者去山東向韓求情，韓不給面子，維持原判。記者惱羞成怒，將官場上的醜聞笑料全部栽贓到韓的身上，每天編造一篇登在《大公報》上。韓雖為封疆大吏，卻管不著有中央背景的《大公報》，於是有關韓的種種荒誕不經故事便在坊間不脛而走。

（註五）張玉強：〈韓復榘訛傳故事三則〉，《聯合日報》，二〇〇一年一月十二日。

韓復榘親自審案是從一九三一年開始，至一九三六年春季為止，以後的案件全部交軍法處審問。

韓復榘規定審案的日期是每星期三、星期六。時間是上午九點開始，如有事不能問案，就改為下午或晚上。

韓復榘問案的地點，上午在省府大堂前，下午或晚上則在五鳳樓主席辦公室。

省府大堂正中原有四扇屏風，屏風前有有一個兩層木臺，韓總是站在第二層木臺上問案。

韓復榘問案時，兩旁散站著手槍隊及執法隊的士兵。地上放著一大堆繩子和七八條軍棍，已經過預審的人犯蹲在大堂前右邊場地上。省府工作人員可以自由圍觀，記者也可以到場採訪。

韓復榘走到臺上，軍法官喊一聲「立正」，韓點頭示意，審問就開始了。先將人犯押到堂前，屬於濟南市內的案件，由山東省公安總局司法科科長宣讀預審案情；屬於全省的案件，由第三路軍軍法處軍法官宣讀預審案情。韓聽完案由，沉吟片刻，即宣布判決，該放的放，該罰的罰，該打的打，士兵將人犯拉到左邊站立，等候開釋；如認為人犯該殺，便說一聲「斃」，執法隊沖上來，兩名士兵架一名人犯，拖下去綁定，立在右邊，準備押上八號卡車拉赴刑場，此即當時流傳所謂的「左立者開釋，右立者槍斃」。

韓復榘每次審問屬於司法科的案子在三十至五十件，屬於軍法處的案子在五十至八十件，每次都是問完為止，從不壓案、積案。

韓復榘辦案公開透明，速審速決，或生或死，或打或罰，一言而定。不過，偶然遇到較特殊的案件，也有不作結的。這裡應說明一點的是，凡是經韓審理的案件，都是經司法科或軍法處預審過的，他主要的工作是「判」，而不是「審」。

韓復榘喜歡騎自行車上街，身邊只帶幾名騎自行車的衛士。由於民眾都知道韓樂於過問民刑案件，因此韓一出省府大門，經常有很多人圍攏過來，喊冤告狀。韓每每下車，親自去接狀紙，有時一次能接十幾張。這些訴狀，有用正式狀紙的，有用一般信紙的，還有用各種粗紙的，內容無奇不有。

隨時隨地接收狀紙不是韓復榘的專利，在當時中國的官場也是屢見不鮮，蔣介石就幹過這事。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七日，蔣在湖北襄陽視察軍事，忙裡偷閒，欲往當年諸葛亮隱居之隆中一遊，乘轎過十字街，有百姓跪地手舉狀紙，攔轎喊冤。蔣接過狀紙，原來是狀告第五十一師參謀長丁騰在襄樊作惡多端。蔣大怒，將丁解回武漢，旋即處決。

韓復榘聽說律師嫻習法理，能為罪大惡極者避重就輕，且多索取巨額寫狀費，乃規定凡在省府門前遞狀者，不得用律師代書。韓招考中學生數人，在院東設代書處，免費為告狀者寫狀紙，且要求告狀人說一句，寫狀人寫一句，原汁原味，力避曲筆修飾。但如此狀紙呈上來，滿目皆是俚語方言、語無倫次之文字，韓看了也不知所云，一頭霧水。又因告狀人多，寫狀人少，且寫得又慢，等一星期仍排不上號者大有人在。韓深感無奈，不久便取消代書處，告狀人是否請律師代

書，聽其自便。

韓復榘到外縣巡視，每遇攔路喊冤或上門告狀者，無論何時何地皆隨時隨地審理。

韓復榘判案有很大隨意性，其個人的喜怒好惡，往往影響對案犯的判決。韓最痛恨土匪，凡土匪頭目皆難逃一死。韓最痛恨菸毒，對吸食菸毒者，一律送戒菸所戒斷；凡販賣大菸者，一律科罰；凡販賣毒品者，一律槍決。韓最痛恨貪污，主魯七年殺掉不少貪官污吏；韓對「車」、「行」、「店」、「腳」、「牙」等一干人素無好感，每逢案涉此等人物，先打後問。遇有涉及妓院的案件，先命公安局查封該妓院，再將妓女送「女子習藝所」改造、擇配。韓崇尚傳統道德，對涉案的「孝子」、「節婦」，優容有加，網開一面；對「不肖」之子及「失節」之婦，則嚴加懲處。韓同情弱勢群體，有錢有勢的人打官司占不上便宜。

韓復榘干涉司法，判案主觀武斷，感情用事，三言兩語，粗枝大葉，從法制的角度來看，是非常荒唐的，錯判、誤判的事肯定也不會少。但韓辦案也並非一無是處。山東大學教授、歷史學家呂偉俊說：「他（韓復榘）審案乾脆痛快，從不壓案、積案，也反對地方上壓案、積案，這是他的長處，也頗得人心。他審案也不會全錯，否則，誰人還敢冒風險請『韓主席』受理自己的案子？」（呂偉俊：《韓復榘傳》，第一百七十六頁。）「正由於韓復榘能夠及時處理案件，並也能判對，所以山東人們才樂意請韓審案，而不告狀到法院。有時人這樣說，如告狀到法院，三

兩月不給處理，外地來的老百姓光在濟南住旅館（候審）就住不起。」（註六）

韓復榘一般不受理政治案件——他對政治鬥爭與黨派鬥爭不感興趣。

一九三〇年八月二十六日，張照溪因「改組派」的關係，被國民黨山東省黨部逮捕，先在省黨部關押一個多月，後擬送往韓復榘第三路軍總指揮部執行槍決（國民黨山東省黨部及國民黨特務借刀殺人的「一貫手法」：把他們抓捕的政治犯送交第三路軍軍法處處決）。韓復榘接審此案，聽了軍法處介紹的案由，張方要陳述供詞，韓即向他揮了揮手，冷冷地說了句：「不要講了，你下去休息休息吧。」此後，張再次被押到韓處過堂。韓對他審視良久，若有所思地說：「你這事有麻煩。」說罷，又揮了揮手，命將張送回軍法處。張於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一日被赦免釋放。（註七）

一九三六年，中共山東省委組織部長兼濟南市委書記趙健民被捕，曾多次手審，最後交韓復榘審問。軍法官只指趙為共產黨首要分子，呈請韓批准槍斃。韓打量了一下趙，問：「你是個學生不好好讀書，為什麼參加共產黨呢？」趙答：「參加共產黨是為了抗日。主席明白，日本人占領了東北、熱河不會滿足，它還要進一步占領全中國。中國人打內戰，只有加速自己的滅亡。共產黨主張救中國，救人民。我們學生同情它的主張，所以參加它。」韓又問：「你為什麼到萊蕪

（註六） 呂偉俊：《韓復榘傳》，第一百七十七頁。

（註七） 張照溪：《韓復榘過堂的形形色色》，《一代梟雄韓復榘》，第一百〇五頁。

縣去呢？是不是那裡有山，又要鬧什麼暴動？鬧暴動我可不答應！」趙說：「萊蕪有我的同學，我們是對老百姓做些抗日救國的宣傳活動。我們主要是喚起民眾，準備抗日，對國內各軍各界是主張團結起來，一起對付日本帝國主義的。」韓想了想，說：「我看把他送法院，送法院！」趙被轉送高等法院拘留所，關押一年多。抗戰爆發後，中共代表與韓協商，趙獲釋。

賑災

山東是天災頻仍的省分，天災中，尤以「黃災」危害最甚，幾乎是一年一度洪水來，其中三次黃河決口最為嚴重：第一次發生於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一日，地點在河南蘭封蔡家樓；第二次發生於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二日，地點在河北長垣縣；第三次發生於一九三五年七月一日，地點在山東鄆城、董莊。三次決口，山東都是重災區，尤以第三次災情最重，魯西十餘縣盡成澤國，黃水直沖徐州、波及蘇北，災民達五、六百萬人。

為了摸清災情，韓復榘派何思源乘坐孫桐崗（孫桐萱之弟）駕駛的雙座教練機，連續三天飛往災區上空視察，但見黃水漫溢，一片汪洋，濇澤、巨野、成武、曹縣、東平、魚臺等縣城均被大水圍困。災區各縣因電杆被大水沖倒，電話、電報均不通，與省會失去聯繫，只能靠飛機空投命令和傳單。

韓復榘聽到災情彙報後，非常焦急，立即成立「黃河水災救濟委員會」，以民政廳長李樹春為主任委員，負責救災事宜。為救災，韓首先個人捐款二萬元，同時鼓勵各縣縣長也帶頭捐款；規定山東省全體公務員減薪二成救災；下令各縣開倉賑災；派船赴災區搶救災民。

這次水災造成三十餘萬無家可歸的災民，這些災民如何安置成了一個大問題。為此，韓復榘想了不少辦法。

首先，韓復榘要求把災民全部疏散到濟南及未受災的各縣「代養」一個冬季，因此命令在濟南及各縣成立「災民收容所」。韓將自家在省府內的寓所「東大樓」騰出兩層供災民居住。馮玉祥在其日記中寫到：「山東水災，把難民移往各縣就食，各辦法極有道理。至於把省府大樓讓給災民住之事，尤為難得。」（註八）

一日，韓復榘蒞所訓話：「第一，大家要遵守紀律，不要以為自己是災民，受了政府的優待，變成一種特殊階級，可以隨隨便便。第二，要聽收容所工作人員的訓話。第三，要早起，不要以為現在受災，一切有官府照應，就可以敷衍，以至於養成懶惰習慣。」

起初，不少省府官員都懷疑，僅憑當時山東的運力，如何能在短時間內將如此眾多的災民轉移完畢？但是，韓復榘卻很有信心，他親自指揮調度。韓過去曾為其軍用鋼甲車保留了一部分機車，這次救災又扣留幾輛機車，於是手中有了二十餘列火車，再徵用全省的長途汽車，派李樹春

（註八） 《馮玉祥日記》，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長住濟寧督導。災民隨來隨上車，日夜不停運輸，列車上還有軍隊護送。在津浦、膠濟兩路，災民列車優先通行，所有客、貨列車必須讓路。如此一來，在短短的十幾天，竟將三十萬災民全部運送到指定地點。

眾多的災民給濟南市及各縣帶來不少麻煩。韓復榘告誡各縣縣長說：「災民是我請來的客人，你們要好好招待！」^(註九) 韓把安置災民列入考核各縣政府政績的主要內容，還派省府委員、各廳廳長分赴各地檢查指導。因此，各縣縣長均不敢怠慢。

韓復榘規定：保證災民每日兩餐；保持災民居住環境衛生；災民有病要及時延醫治療；安排青壯年災民打零工，以工代賑；中秋節為每位災民發五分錢。韓還為收容所災民規定了作息時間表，組織他們掃盲識字，教唱〈剪髮歌〉、〈放足歌〉，以移風易俗。^(註一〇)

韓復榘經常到濟南及各縣收容所巡視。八月，韓視察滕縣收容所，巨野災民張永成說他的男孩在兗州上火車時失散，請代為查找。韓為此特地於八月三十日發一訓令，命各地收容所「詳為查找」。^(註一一)

由於韓復榘採取以上種種措施，災民都得以溫飽，沒有發生流離失所的情況。

(註九) 何理路：〈韓復榘在山東〉，《縱橫》，第四十九期，第三十八頁。

(註一〇) 呂偉俊：《韓復榘傳》，第二百七十一頁。

(註一一) 呂偉俊：《韓復榘傳》，第二百七十二頁。

為爭取中央對山東的援助，韓復榘連電南京告急。南京方面雖連續幾次派員到山東視察災情，但遲遲未見行動。而是年早些時候，長江也鬧水災，南京方面卻很重視，成立專門的救災委員會，通令全國公務員一律扣薪救災。韓對南京厚此薄彼，很是氣憤。

未幾，南京又派衛生部部長劉瑞恆來魯調查災情。韓復榘對何思源說：「中央來視察災情的人已有幾批，我們連招待費都花不起了。劉瑞恆不拿救災現款，就不要來見我！」何老實不客氣地將韓的原話轉告劉，並詳述親眼目睹災區之嚴重情況。劉很感難為情，立即與行政院長汪精衛及財政部部長孔祥熙通電話，要來十萬元賑災款。韓終於與劉見了一面，但態度仍十分冷淡，說話也不好聽。（註一二）

劉瑞恆走了，孔祥熙又來山東，直接去了濟寧災區。韓乘專車到兗州車站晤孔，二人就在車上會談。韓向孔要賑糧，並以長江水災全國扣薪為例，要求鐵路徵收附捐。二人話不投機，孔走後，韓怒氣衝衝回到濟南，命令駐濟寧的第一專區專員王紹常（王冠軍，前西北軍將領）組織災民攔截火車，不交款，不許通過，並派兵保護災民。誰敢動災民一下，就向誰開槍！王見韓正在氣頭上，只得唯唯，私下卻以為如此意氣用事似有不妥，乃敦請李樹春、何思源出面圓場。李、何二人研究出一個加稅籌款辦法，由何向韓進言：「救災全靠中央不行。我們回去開會，自己想辦法，是否可在本省地丁加收一次救災附捐，每兩丁銀加收一元，除災區免增外，大約能收

（註一二）何理路：〈韓復榘在山東〉，《縱橫》，第四十九期，第三十六頁。

四百萬元。主席來山東五、六年，沒有增加過人民負擔，為救災抽一次捐也不為過。此外還可想別的辦法，截火車影響太大，不大合適。」韓當時也是一時氣話，正需有人轉圜，遂收回成命。後經省府會議通過，全省地丁銀每兩加收救災附捐一元，除免徵者外，當年收入四百五十萬元。（註一三）

孔祥熙在南京政府諸大員中，算是與馮玉祥及其西北軍關係較密切者。早在一九二四年四月，孔曾攜孫中山《建國大綱》手跡印本，從廣州北上北京，送馮一閱。孫中山抱病北京時，又派孔上天台山與馮聯絡。孔還在馮的西北邊防督辦公署擔任過參議，月薪二百元。因此，孔與馮有較好的私人關係。孔通過這一關係，及其北方籍貫，又與西北軍的某些幕僚，如何其鞏、丁春膏、蕭振瀛等來往密切。就連韓復榘的部將孫桐萱、李漢章等也自稱是孔的「門生」。韓與孔的關係也不錯，西安事變時，韓的幾個電報得罪了蔣介石，孔猶為韓開脫。

一九三五年的洪水一直流入江蘇，江蘇省官方在徐州以北九十里處築堤堵水，又在運河入境處堵截，如此便將大水全部堵在山東境內，數十縣盡成澤國。江蘇省政府主席陳果夫自度理虧，先匯寄十萬元，作為幫助山東堵口之協款。實際上，是時七、八月間正當雨季，黃河水量最大，尚談不上堵口。韓復榘忍無可忍，即調兵一團，協助當地災民強行扒開截堤，方使部分黃河水順運河注入長江。據說在災民扒堤時，軍隊還開了槍。

（註一三）何理路：〈韓復榘在山東〉，《縱橫》，第四十九期，第三十七頁。

韓復榘救災救了不少山東百姓，卻得罪了許多南京的權貴。

由於三年連續大災，水退後仍有一部分魯西災民無法重返家園，韓復榘就在黃河下游的濱縣、蒲臺、利津、沾化、無棣、廣饒等地建立墾區，移民開墾荒淤地，次年移民墾區的就有一萬多戶（沾化縣至今仍有「鄆城村」、「梁山村」）。省府借給移民遷徙、定居、開墾、購買農具、耕畜等各項費用；發放口糧、籽種，甚至婦女放足，每人還發八尺布。移民安居後不到一年，抗日戰爭爆發，此項借款再未收回。

抗戰時期，何思源兼魯北行署主任，在魯北打游擊，以該墾區為根據地，那裡的魯西同鄉見面非常熱情，他們說起韓復榘來，都說他的好話，儘管那時韓早已被蔣介石殺了。（註一四）

由於韓復榘救災卓有成效，還是受到了南京政府的肯定，嘉獎電稱：「該主席籌集賑款，並捐廉為倡，分區救濟，計畫周詳，用能緩輯流亡，安定地方，厥功甚著。」有災民說：「人說韓主席是青天，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註一五）韓當年的老長官馮玉祥也表揚韓三點：「一，對內之治安；二，對外之不屈；三，辦災之新法。我與有榮焉。」（註一六）

（註一四）何理路：〈韓復榘在山東〉，《縱橫》，第四十九期。

（註一五）呂偉俊：《韓復榘傳》，第二百七十三頁。

（註一六）《馮玉祥日記》，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